



“世上无物非草书。双宁善学多悟,由万物可知草书也。”这是数年前沈鹏专门在唐双宁书法集扉页上所做的题词。

从杨雄的“心画”说与许慎的“象形”说开始,关于书法艺术本质的认识,就始终在表情论与反映论的交织碰撞中不断完善、深化着。沈鹏的品鉴,似乎更倾向于认为唐双宁的书法是由“万物”的摹形写神而达致草书的精髓。而当时的沈鹏也许没有料到,以倡言狂草抒情独标于书坛的唐双宁,在几年后会突然转身,沉醉于摹写万物的草篆实践与精研中。转向,不但发生在他在清华校园校庆而应邀出版的书法集里,更体现在他为纪念建党90周年而举办的书法展上。他最近出版的6卷本《唐双宁自选集》,还把“草篆篇”单独成卷,与“狂草篇”同时付梓。曾以磅礴书风冲击着当代书坛的他,又出人意料地用草篆的朴拙与灵韵,展示着自己对书法实践的新思考、在审美领域的新的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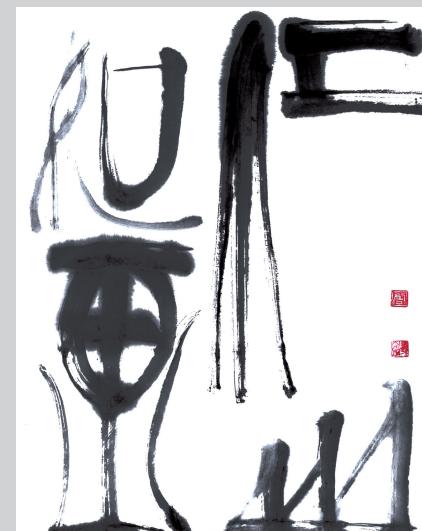
唐双宁转向,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在军博举办的建党90周年书法展上,他新创作的草篆作品占据了相当的分量,兼篆形与草意于一体、融杂象形与写意于一炉,引起了参观者的浓厚兴趣。沈鹏专门为书展题诗曰:“双宁飞狂草,书也如其人。不求衣冠楚,但教性情真。”这也道出了当代书坛泰斗对唐双宁书艺探索和创新的由衷赞赏。

众所周知,唐双宁以狂草创作闻名,他倡言“草书最能反映书家的情怀和激情”,并推崇狂草,认为狂草是书法的最高峰。自创的“飞狂草书”,将飞白引入狂草,上中、侧、散锋并用,横无行、纵无列,被杨仁恺誉为“有里程碑意义”。沈鹏评价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怀素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草法,余观双宁君草书而默诵少陵诗。”冯其庸专门用家乡古曲撰写了一首《唐双宁狂草歌》。饶宗颐书赞:“双宁迅笔草书有龙耀天衢之美。”

然而,就在人们沉醉于酣畅淋漓、狂飙突进的唐氏风格时,他仿佛突然调头,溯源于书法乃至文字的源头,潜心于人类历史乃至宇宙的洪荒中,用笔墨去思考书艺的本源,汲取创造的力量,寻求突破的方向。他充满朴拙、稚气、浑厚又兼装饰、变形、夸张的草篆作品,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振,久思其意味,细品其风致,以致笔者几度放下“心结”而不能,欲提笔一探其中三昧。

唐双宁的草篆创作有着历史的承接与渊源。草篆的最早尝试者应该是明代的赵宦光。当代邓散木、李骆公的一些篆书作品也被视为草篆的继承,他们在金文的基础上,加入了许多象形文字的图画因素,以草书笔法书写篆字,讲求篆貌兼骨草意,在结构处理上注重字形的夸张,在墨色的过渡上拉开距离,笔法情调讲究随意天然、大璞不雕,被称为书法创作的“返祖实验”。草篆创作,在挖掘汉字的可塑性、形式美、墨法运用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成果。

研究一位书法家的书风嬗变,应重点关注其“转向”的内在动力与依据。据闻,有研究者曾就这种“新写法”求证唐双宁,他淡然一笑:“随心所欲——怎么写舒服就怎么写吧。”调侃的一句也許隐含着无根艺术空间的艰难探求,“随心所欲”



回归与超越

——唐双宁书风嬗变略论

□刘成纪



的背后,是对精神世界可能性的不懈叩问。这种探求与叩问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象形中溯源

“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康有为《原书》)象形,是中国文字乃至书法创作的渊薮,《易经》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字源》中云:“庖牺氏获景龙,作龙书;炎帝因嘉禾,作穗书;苍颉变古文写鸟迹,作鸟迹篆;少昊作鸾凤书,取似古文;高阳作科斗书。”明

人顾璘总结说:“古者书法之兴,皆取象山虫鱼草木之类。”象形是汉字书法的重要特征,象形,也赋予汉字自然的灵性、造化的力量。而对“象形”的回归与拥抱也许是书艺创造的永恒主题,草篆的创作,就是在对天地鸟兽鱼虫的摹形写意中汲取力量,寻找灵感。沈鹏说:“由万物可知草书。”在唐双宁的草篆创作中,颇有“万物”葱茏之意。如在他创作的“金猴奋起千钧棒”中,“猴”字真被写成了一只翘着长尾的顽猴,而“棒”字更是一条墨厚汁浓、从右上向左下的斜竖,观之让人忍俊不禁,品味再三。在“江山如画”中,颇具象形意味的“山”字与渐次洇开的墨色,仿佛让人看到山溶于水的倒影,如小小竹筏行于江中,令人入心

旷神怡之境。在象形的回归中,我们看到唐双宁师法造化、溯源自然,在万物中汲取力量、在洪荒天地间寻求灵性的精神意向与创作追求。

复古中创新

“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纤秾》)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复古名义中的一场革命,中国书法之变,也常常以复古的回归为开端,所谓“以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刘勰)。“借古开今”,是书风变革、书法创新的重要途径。清晚期的抑帖崇碑,就推崇篆籀的刚健朴茂、隶书的雄

在发生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鲁虹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对“当代艺术”作了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他在书中写道:“所谓的‘当代艺术’,远不是时间或时期的概念,也不是某种特定艺术风格的代名词,更不是西方当代艺术在中国的翻版,而是专指那些在特定阶段内,针对中国具体创作背景与艺术问题所出现的艺术创作与现象,其特点是始终处在学科前沿,并对此前主流或正统的艺术呈批评状态,按理论家巫鸿的说法,其在艺术媒介、作品内容、展览渠道三个方面都进行了实验。不可否认,若是以世界艺术史为参照,在中国出现的相当多的‘当代艺术’根本无法放到‘先锋’与‘前卫’的位置上,有些甚至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所以才有人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基本是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模仿与翻版。但我坚持认为,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它们的出现确实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们在充分展现新的艺术价值观与创作方式时,已经使中国的艺术史走向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各自的实验中,通过挪用和创造性的误读,尤其是对现实的关注,创造出许多与西方当代艺术根本不同的作品,这是绝不能忽视的。“当代艺术”在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价值标准也不同。

《中国当代艺术史》是一部艺术史专著,完成这样的著作,需要作者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训练,又要有文化、艺术和历史方面的素养。我以为,这几点在鲁虹身上得到很好的融合。鲁虹过去有过多部艺术史方面的专著,可谓训练有素,在文化、艺术和历史方面用力甚勤,前些年的不懈努力与刻苦研究,为他完成这部《中国当代艺术史》提供了专业方面的保证。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一部专业性通史的完成,可能建立在许多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它为我们了解一门具有专业性的技艺提供了完整的历史。它所获得的学术意义,使鲁虹这部专著的价值不会被学术史忽视,更不会被学术史忘记。

一部艺术史——无论多么久远的历史还是当代史,都是一个不断重新选择和不断重新梳理的过程。如果我们将以开放的姿态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具有当代特质的艺术作品、事件和人物,我以为,发生的事件可以成为历史,只是还有待于今后不断的理解甚至重新认识。其实,艺术史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历史,当代人撰写当代史,正是面对中国当代问题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虹的《中国当代艺术史》虽然不是我国第一部当代艺术史专著,但它在许多方面无疑迈出了关键和重要的一步。

面对中国当代艺术史

——鲁虹新著《中国当代艺术史》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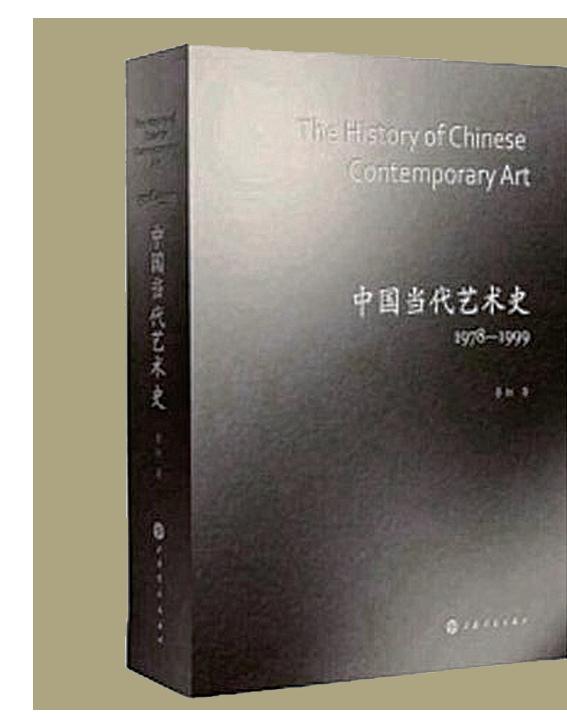
□刘淳

书写中国当代艺术史,面对的是当代中国,它是一种面对中国当代史自觉的文化策略。不仅需要写作者的勇气,还有一种来自深思熟虑之后的执著。每一位书写艺术史的人正是凭借着自觉的知识积累、文化背景和情感意向来选择描述历史的概念和语言,选择不同的人物、作品和历史事件。

——题记

我一直在想,将当代中国艺术上发生的事件、有创造性地行为、涌现出来的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解释和描述,被称之为当代艺术史。但是,当代能否成史?这个话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争论不休,甚至在今天依然各持己见,而且成为对判断的一种判断。尤其是,当代人书写当代史,不仅具有相当的难度,重要的是,时间距离过近,这种局限性确实很难在一定范围内判断并掌握。换句话说,在时间和空间上还没有凝固和沉淀。尤其从当代艺术的角度上说,它的基本形态还处在成长、变化和正在发生的过程中。所以很难对此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清晰的描述。

鲁虹新著《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最近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该书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线性描述,不是资料的堆砌,不是时间的流水账,更不是一种盖棺定论,而是作者以敏感的洞察力发现了艺术史中有意义的问题,然后根据问题选择艺术家、选择作品,使文字与图片环环相扣,不得随意拆解。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超越“文革”的创作模式,回归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和超越政治化的现实主义;另外是对形式美的追求,以超越内容决定形式的“文革”模式。重要的是,这些标准都需要放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去,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结合具体的作品进行描述,这是鲁虹新著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深入浅出,在很大程度上连接了断裂间的历史绵延。



者。其实,对于一般读者,通过大量的图片也可大致掌握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线索。这样的编排方式无疑给读者提供了一种科学而有趣的阅读方法,更适合我们这个快速发展和变化的时代。可以说,该书是融学术性、知识性、历史性、文献性、直观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全新之作,既适于艺术家、批评家、史学家与文化学者的研究,也适于一般读者的阅读。书写艺术史,作者采取的思想、立场和态度尤为重要,尤其是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选择与判断是写作的核心。鲁虹新著的意义还不是对写作方法的更新或转换,而是态度、立场和价值的重新判断。作者恰恰遵守了传统艺术史写作的基本逻辑与原则,才使当代艺术史的写作产生了多种可能性。其实,所谓的原则,核心就是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判断。这是鲁虹新著的本质所在。阅读鲁虹的新著,我们回头重新面对中国当代艺术史时发现,科林伍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反复在耳边响起:“历史,并不是一件过去的东西,而是被推到我们面前正